

此書取知不足
齋刻本校訂
完善

南憲紀談

士大夫要不可有所好一為所蔽未有不為害者房次律平生自視為何等人是豈逢君之欲詭賤役以自售者哉史稱天寶中明皇有逸志教延韋廣溫泉華清宮環宮所置百司區署以瑄資机筭特方為給事中詔總經度驪山疏剔岩藪為天子遊觀此等事在當時韋堅王珙楊慎矜之後乃當任之瑄頌安而不為耻考其平素未又不出於本心殆適中其所好耳可不慎哉徽宗朝有建言請毀良

五作七字

嶽以其地還氏方議其請內出圖本宣示宰
執吳相元中觀至其間佳處大聲稱善上頷
笑曰卿亦好此乎元中一時失言出於無心
於義固未有所傷然使在天寶間不知果能
不為瑄房耶

蔡寬夫侍郎在金陵鑿地為池既去土尋丈之
下便得一竈甚大相連如設數釜者竈間有
灰又有朱漆也著其傍皆甃甃初不甚損莫
測其故也後見諸郡兵火之後瓦礫堆積不
能盡去因集以為基址者甚多金陵蓋故都

自昔亂兵多矣瓦礫之積不知幾何則尋丈
之下安知非昔日平地也

葉景脩曰近延祐戊午年王眉叟真人於清湖
開元宮殿前立虞伯生所撰碑先用木橋打
入地然後子上立石及木橋入地夫餘不復
可打匠人掘示之下自地面及花臺魚池則
此事與前相同也

歐陽文忠公雖作一二十字小東亦必屬藁其
其不輕易如此今集中所見乃明白平易若
未嘗經意者而自然爾雅非常所及東坡大

此書...
所著不...
元事...
殿...
書...
...
...
...
...
...

抵相類初不過為文采爾至黃魯直始專取
古人才語以叙事雖造次間又於工遂以名
家士大夫翕然效之方古文未行時雖小東
亦用四六世傳宋景文公力筆集雖平文亦
務奇險至或作三字韵語近傳松卿給事以
冰餽同舍其東云蓬萊道山羣仙所游清異
人境不風自涼大雲騰空莫之能炙餉以冰
雪是謂附益讀者莫解或曰此靈碁也一座
大笑而不知其淵源亦有自也

唐以身言書判設科故士皆習書有晉宋餘風

今有唐人遺蹟雖不知名亦往往可觀宋朝
此科廢書遂無用於世非自好之者不習故
工者亦少勢使之然也歐陽文集載與石公
操推官書言嘗見其二石刻書字之怪議其
欲為異以自高公操即守道今徂徠集中
猶見其荅書大畧皆譎諱自解至謂書乃六
藝之一雖善如鍾王虞柳不過一藝而已吾
之所學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也歐陽公
復之曰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
皆有其說今以其直者為斜方者為圓而曰

我弟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
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
人之常耳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於案
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
可乎不可乎此言誠中其病~~身~~守道字當世
不復見說嘗被之金石必非率爾而為者即
答書~~之~~辭觀之其強項不服下~~氣~~設為高論
以文過拒人之態猶可想見也

葉石林問於徐惇濟曰自坡翁名思無邪齋德
有隣堂而世爭以三字名堂守公知前此固

常有是否荅曰非獅子吼寺乎葉公笑曰是
也蓋吳興城南射村有寺號獅子吼本錢氏
賜名宋因之石林公既為春秋書其別有四
解釋音義曰傳訂證事實曰考摭擊三傳曰
讞其編排凡例曰例又問曰吾之為此名前
古之所未有也惇濟曰已嘗有之石林曰何
也曰吳程秉逮事鄭玄著書三萬餘言曰周
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得無近是乎石林大喜
韓玉汝丞相喜事口腹食每必殫極精侈性嗜
鷓鴣必白者而後食或以他色給之輒能辨其

非世以為異然此事古人固已有之晉符堅
從兄子朗國破歸晉司馬道子為設盛饌極
江左精肴食訖問曰闕中之食孰若此荅曰
皆好惟鹽味少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
人殺雞以食之即曰此鷄栖常半露檢之皆
驗又食鵝肉知墨白之處人不信乃記而試
之無毫釐差咸以為知味與韓相白鵠事同
此非有法可傳益獨得於心故能默契如此
夫人本父友之稱不必婦翁也漢匈奴傳曰漢
天子我丈人行也唐人尤喜稱之杜甫上帝

是非非正色抗議未嘗少有苟容姑息之言
退而與人道之亦未嘗少有驕矜自負之色
及出為郡循循然遵奉詔條惟謹所親或問
之曰公以直節聞天下今雖為郡謂當時有
所縱捨以自表見柰何俛首奉法如此何以
自別於常人乎公曰不然君子素其位而行
言官行言事之職牧土行守土之職此古人
所以安分而明守也聞者嘆服
司馬溫公嘗與鄧康節論近代人物曰清直勇三
者人所難能也吾於欽之畏焉康節曰欽之

非世以為異然此事古人固已有之晉符堅
從兄子朗國破歸晉司馬道子為設盛饌極
江左精肴食訖問曰閣中之食孰若此荅曰
皆好惟鹽味少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
人殺雞以食之即曰此鷄栖常半露檢之皆
驗又食鵝肉知墨白之處人不信乃記而試
之無毫厘差咸以為知味與韓相白鴿事同
此非有法可傳者獨得於心故能默契如此
夫人本父友之稱不必婦翁也漢匈奴傳曰漢
天子我丈人行也唐人尤喜稱之杜甫上帝

一葉
此在末葉前誤
訂於此。

抗議未嘗少有苟容姑息之言
以之亦未嘗少有驕矜自負之色
及出為郡循循然遵奉詔條惟謹所親或問
之曰公以直節聞天下今雖為郡謂當時有
所縱捨以自表見柰何俛首奉法如此何以
自別於常人乎公曰不然君子素其位而行
言官行言事之職牧土行守土之職此古人
所以安分而明守也聞者嘆服
司馬溫公嘗與鄧康節論近代人物曰清直勇三
者人所難能也吾於欽之畏焉康節曰欽之

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不愠亦為難矣世以為知言

魏鄭公言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而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予嘗愛此言最切於治道夫事形迹者本以示公然考其實未有不出於私其身者也宋盛時士大夫立朝論事往往信道任誠絮然如骨肉之相與識者以為美談予聞故老道一二事太宗平晉之初以并州交城縣地勢險阻可以控扼山外且有金鐵之饒建以

左丞詩夫人試靜聽又有夫人屋上烏而不聞杜公為常之婿也如此甚多柳子厚記先友韓退之一也至與之書乃稱退之十八丈父友而字之者以其齒相近乎近來不問行輩年齒泛相稱呼必曰夫不知起自何時至於儕類相狎則又冠以其姓曰某夫某夫乃反近於輕侮

為帥守而踵父祖嘗所居自昔以為盛事李文饒獻替記稱開成二年自浙西觀察授淮南節度本朝二百餘年未嘗有自潤州遷揚

卅者况兩地皆是舊封信懷榮感盖其父吉甫亦嘗領楊潤故也本朝如此者亦有之多見於謝上表啓紹聖中歐陽升弼斐知蔡州其父文忠公之舊治也謝宰執啓云惟近輔之名邦實先人之舊治高城不改自疑華表之婦老更幾稀尚守朱門之舊追懷今昔倍劇悲欣靖康中翟公與自翰苑出守會稽其父思之舊治也謝表云惟昔先臣再臨東越豈期暮齒乃踵前修朱邑世祠猶有奉嘗之舊恬侯家法自憐孝謹之哀敢不慰問者

年覽觀謠俗無忘遺愛之厚永念教忠之餘皆謂是也

李文定公以故相守兗州有發婦為其里人以偽券誣討田產詐於官凡十餘年不得直及文定由東出多郡而傳求龍圖初中甲以廷尉評事知仙源縣初至官發婦又訟於縣求逮所訟與書券者驗其書蹟不類因窮治盡得姦狀里人既伏辜而婦其田產與發婦焉一郡驚為神明李公聞之嘆曰吾為政於此不能使枉者直而又罪其發婦吾甚愧之乃

以粟帛謝罪於婦而盛稱傅公於朝議者謂
傅公發摘姦伏固過人矣而文定之不諱其
失不掩人善尤人之所難也

凡以節度使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並謂之
使相唐制皆簽勅五代以來不預政事勅尾
存其銜而不簽但注使字漢初有假左相曹
參之徒嘗為之皆以將軍有功無以復賞故
假以宰相之名而不得居其位是唐以來使
相之比也漢殤帝延平元年以鄧騭為車騎
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起於此魏黃權以

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於此
蓋亦姑使其儀秩得視三公而已是亦假丞
相之類然晉以來左右光祿大夫開府者為
文官驃騎車騎將軍開府者皆為武官宋齊
以後循之不改唐初以為文散階雖三公三
帥亦必冠以此號李涪著刊誤嘗非之宋因
唐無所革元豐官制既罷同平章事遂以節
度使皆開府為使相正合創名之意而文臣
寄祿官亦存之矣然無生為之者准為以贈
官

漢武帝以下另行

特進起於西漢。凡諸侯功優朝廷敬異。乃賜之位。特進位在三公下。故曰特進。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後漢鄧禹列侯。就第特進。奉朝請。是特引見之。稱無官秩。定禮魏晉以後。皆有之。唐以文敬階元豐官制。以為寄祿官。亞開府。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以百姓之未洽於教化。朕嘉與士大夫日新厥業。祇而不解。其赦天下。內長文之語。了不可解。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

曰。詔有文德者。即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見謂顯示是也。顏氏之說。雖比張晏為詳。然終不能服人意。許右。伊右丞言。往年江南舊本。乃以內為而。文為史。傳寫之誤。容或有此。而其義通矣。近見一士人言。前輩校正本。乃以內為而。長為肆。文為赦。而肆赦。所以見愛於其下文。尤為貫穿。但改字太多。不知果有所據否。歐陽公云。讀書有不通。因改易本文。而傳會之。最為解經者之弊。此言蓋譏鄭氏也。近世學者多或不免如此。

呂文穆參政餘慶與其弟正惠丞相皆晉兵部
侍郎琦之子也自五代至宋至道中父子兄
弟相繼居顯位而家無餘財居無別業平日
俸賜多以賑施中外隨手而盡故也家人嘗
訴日用之絕正惠公曰過得三日則便營三
日生計如是足矣

秦漢以來方士言神仙莫不白日上昇後世小
說所載往往而是然人未嘗有見日之者難
以必其有無惟韓文公詩叙謝自然事曰一
朝坐空室雲霧生其間如聆笙簫韻來自冥

冥天白日變幽晦蕭蕭風景寒簷楹氣明滅
五色光屬聯觀者徒傾駭踴躍記敢前須臾
自輕舉飄若風中烟揚此等語則其自幼學
仙而至輕舉衆所共見者昭然不誣近吳興
陳湯求大夫提舉江西茶鹽回言數年前袁
州一村民女子自幼樂靜默常獨居一室中
然初異無他異至年十八九一旦其家聞空
中笙簫之聲女子已在室中闔戶而坐須臾
綵雲四合蕭鬱其舍家人與觀者皆莫敢前
經日半方散開戶視之已不見女子久之猶

聞笙簫之聲在半空其事與謝自然相類
飲茶或云始於梁天監中事見洛陽迦藍記非
也按吳志韋曜傳孫皓時每宴饗無不竟日
坐席無能吞飲酒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
口皆澆灌取盡曜所欲不過二升初見礼異
時或為裁減或賜茶以當酒如此言則三國
時已知飲茶但未能後世之盛且速如唐中
世權利遂與茗酒相抗迄今國計賴此為多
唐人所欲不過草茶但以旗槍為貴多取之
陽羨猶未有所謂臘茶者矣今建州製造

新歲異其品之精絕者一餅直四十千蓋一
時所尚故豪貴競市以相夸也

呂申公為潁州通判歐公為守素不以文靖為
然及與其子為僚見其學識已改觀矣時刘
原甫王深甫皆寓都下四人日相從講學為
事情好款密一日分題賦詩申公得瘦木壺
其辭曰天地產象材匠者為之智梁桶與楹
棧小大無有棄方者以矩度員者中規制嗟
尔木之瘞何異肉有贅生成擁腫安賦象難
取類槩括所不施鉤繩為尔廢大匠睨而往

宋文鑑于豈不貴下
有役之極階十目肯
注視高

測然乃有意孰非造化上而終不朽器剗剔
虛其中未漆為之偽料漿挹酒醴施用惟其
利犧象非不珍金罍豈不貴幸因左右容及
見謂奇異人之於才性未直遠於是性雖有
不善在教之操礪才無不可用在上所錯置
飾 陋孰其長皆得為良士執一以廢百衆工何
有備是惟聖人心絕通天下志歐公稱賞以
為有宰相器

錢塘閔注字子東家世以文雅稱善為詩有唐
人之風嘗賦松聲一篇云夢破松聲枕上聞

睡魔夜半戰吟魂初疑夜雨連江听乍覺寒
潮上海門招引好風來古寺追隨月色下前
村晚行欲問聲來雷鬱鬱蒼波漫不分

王文正公遺事公幼時見天門開中有公姓名
弟旭乘間問之公曰要待死墓後誌寫上吾
不此言難云拒之亦可見其實有是事矣龐
莊敏公帥延安日因冬至奉祠家廟齋居中
夜恍惚間見天象成文云龐某後十年作相
當以仁佐天下凡十三字駐視久之方滅因
作詩記之云冬至子時陽已生道隨陽長物

將萌星辰賜告銘心骨願以寬章輔至平手
緘之題曰齋誠密記其詩藏其曾孫益孺嚮
用小粉牋札極草草按實錄自慶歷元年初
分陝西四路公與韓忠獻范文正王聖源三
公俱為帥至皇祐三年登庸適十年夫天道
遠矣而告人諄諄如此理固有之乎不可盡

誌

彭資器尚書汝礪熊伯通舍人本皆鄆陽人其
父並為郡吏再公少相從學彭公既魁天下
聞假之日太守即諭其父使罷役且以已所

乘馬及導從并命郡吏送還家鄉閭以為榮
其徒相與言曰彭孔目之子既已為狀元熊
孔目之子當如何次舉伯通亦擢上第時前
守已替去後守悉用前例送熊之父還家自
是一郡歆艷家益衆

仁宋朝京東有劇賊執濮州通判并淵縱掠時
蔡子正尚為小官建言宜如漢高元不以劫
質開奸路急捕繫之朝廷從其言賊黨遂壞
敬自是以才能顯其後江西廣東福建路盜
賊稍起至千百為群公然鎧甲擁旗鼓肆為

剽掠吏莫能禁子正復建言請嚴勅所屬共
除民患時執政者記其前言因就付以其事
遂除江西提點刑獄子正至部首下令民有
器甲者與期限俾首納則原罪於是競自婦
納前後得六萬餘擇其精者給巡捕吏兵賊
氣已奪先是群盜常恃衆恃兵伏以販魚為
名挾盜以賣子正復令販魚者齎鹽不及二
十斤衆不至五人不持兵皆為良民吏無得
問自是人情大安盜亦消弭子正遂為民帥
傳獻簡公事仁英兩朝居言路御榻前論事是

為大通監領交城綿上二邑大中祥符復廢
為縣呂獻可嘗宰交城以為宜復為監即利
害奏聞而自請就為知監任興復之事且言
臣於審官院差除已是合入通判資序若朝
廷允從所請即於臣列無僥倖

客至即設茶欲去則設湯不知起於何時然自
官府至下閭里莫之或廢有武臣楊應誠獨
曰客至設湯是飲人以藥也非是故其家每
客至多以蜜漬橙木瓜之類為湯飲客或者
效之予謂不然蓋客坐既久恐其語多傷氣

故其欲去則飲之以湯前人之意必出於此
不足為嫌也

南憲紀談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